

寒 冰

新沂河上



新文艺出版社

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1952•

新 沂 河 上

著 者 寒 冰

*
※

有 版 權

1952年10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—10000冊

書號 (399) [1 11 54] 定價 ¥ 4,6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*
※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縣裏召開的動員大會結束了。

天還沒有大亮，各區幹部都綑起背包，各人用手把眼睛揉一揉，空着肚子回各區各鄉。

大街上冷清清的，各家店門都關得緊緊的。做油條大餅的照理應該早點起來，因為這年頭荒，買的人少，也就沒有人起早來做。

通街望不見一個人，望不見一點火光。

沐南區在沐陽城南二十來里路，區裏幾十個幹部，經過東關，走出街筒，走上通向淮陰的沐淮公路。

大家順着這條路急急忙忙的走着，有的走在前，有的走在後，一簇一簇的。各人

身上走得快要暖起來了。

沐南區蕩東鄉的十來個幹部走在一起。跟來做飯的小劉，約在十四五歲，他身上背着麵袋，走得快要喘起來。把臉仰起來，哈氣哈氣的說：「李鄉長：各人在城裏怎麼一文錢東西沒買？你看，手裏全空空的，不是一點東西沒帶回家去嗎？」

李鄉長望望小劉，嘴裏想說：「哈，小傢伙：進城就是買東西的嗎？買點好吃的帶回去是不是？」還未說出口，和李鄉長並排走的張大龍對着小劉說：「哼！你小劉以爲一點東西沒帶回家去？我要說出來就你十個小劉也背不動！來，我問你：你知道我們回到家要幹什麼嘛？」

「要幹什麼？要扒河！」小劉說。

「噢呵！要扒河，這不是來城裏帶回去的嗎？這事情你是怎樣看的？你看小嗎？你認爲進城來一定要買點東西？」張大龍又問。

「嘻！這，這自然不小嘍。」小劉隨口的答。

各人順着公路走，隨你向東望，向西望，向前或向後望，一眼望不到邊的田裏都是

光滑滑的，被水淹得連草都不肯長，連家家的地界溝都被水冲得看不見了，窪地的墳都被水淤平了。

每個莊子，都是光禿禿的，很少看到有盆粗的一棵樹，家家破屋東倒西坍。聽不到鷄叫，也聽不到狗咬。莊上很少有人走動，到處是冷清清的。

災荒呀！大荒年頭呀！就是過了一百歲的人，也沒有見過這幾年荒到這種樣子啊。蕩東鄉是沭陽縣沭南區裏重災鄉，這裏連遭六年水災了。幹部一直領導羣衆戰勝災荒，水深時他們站在板門上，這莊飄到那莊去開會；水小時，各人褲子終天是水啦啦的。

這個鄉共五個村，東西有十多里路長，南北有七八里，是一個「鴨蛋」形。

這個「鴨蛋」已在水裏漚了幾年了，水小時露點鴨蛋頭兒在水上，水大時連鴨蛋邊子也看不到。劉莊村算是個鴨蛋邊子，張大龍就是這村村長。

大家走着、說着，不覺得太陽已出竹桿高，沭陽在北邊已遠遠的望不見了。每人身上暖暖的。

王圩村村長李三，望着路旁的荒地，焦慮的對張村長說：「哎，老張：『不分不種』——種麥人家的這句老話今天不適用嘍：『秋分』已過去幾天了，照理應該是遍
地人種麥。看，到今天地裏還望不見一個人。你們村裏——鴨蛋邊子——水下去早。
我們村——鴨蛋黃地方，到今天還水汪汪的……。」

張大龍回答說：「噯呀！不要鴨蛋、狗蛋的，困難都有，告訴你：我們劉莊村共計
五條牛，要種兩千多畝麥，一條牛要頂五頃多，請你算算看怎麼種法？不要談用牛來
種咧，讓我說句蠢話：就是把幾條牛一起趕到地裏去讓牠『跑步』吧，也要牠跑幾個
月才能把地裏踩滿牛蹄印子呀！老李呀！不問哪村，困難都很大，我們劉莊村也不比
你王圩好到哪裏？」

李鄉長向大家和着說：「哎！我說呀，這幾年，不去講旁地方，就以我們沭南區一
個區來說，要是不淹的話，收一季糧食就能堆一座大山。噯！大家還記得：過去此地
地主唱洋腔：『只要豐收三年，黃狗都要說小婆子。』土地沒改革時，地主那季的收成
不嚇人吶，家裏收的那樣多，自然他能唱起這洋腔了。」

「嗨！什麼是他唱的洋腔？」李三像很懂這句話的來歷似的：「這全是做伙計的罵地主的，試問地主家的財就發有天大吧！狗還能真說小婆子？——胡說！說小婆的：還是地主，只有那狗入的地主才能說起小婆子！」

「對啦！李三說的對！」張大龍幾人一齊說。

李鄉長覺得自己說的話被人說得站不住了，堵塞李三一句：「不問哪個說小婆子，不會攤到你李三說什？」

「我呀！哈哈！說老實話：夥計有我李三當的。」李三說着抬起頭來，聲音高高的：「就連你鄉長，在過去，和我李三也沒有什麼不同味！」

「哈哈！對啦！過去全是半斤對八兩。……」

張大龍和大家都說了公道話。李鄉長被說得要笑起來。

稍停一會，張大龍問大家：「喂，湯縣長報告說：這條新沂河扒好，就永遠沒有水災了。河扒好了，就永遠不挨淹了，『救災』這話，過幾年一定連提都沒人提了。」

李鄉長搶着說：「到那時就一股勁的搞大豐產運動——建設啦！現在你看荒成

這樣的嗎？祇要兩年莊稼收到手，各樣就變過來啦！」

「噯！依我說哈，這次動員人上河工扒河，一定要比過去動員出擔架容易！」

「那是嘅，出擔架走遠，有人以為是去替人家打仗的。扒河——那有人不願意？

水——誰個還沒喝足？只要把道理講通，大家一定很高興！」

「河扒好，不受淹，那個能不高興哈！」

「噯！依我說啦：我們回去把各家人找在一起開會討論，就討論一個題目：願意死還是願意活？要說願意活，那就只有去扒新沂河！」

一路上，大家說呀、講呀，抬頭看看太陽，天已快中，已望到鄉政府的住地了。

二

扒新沂河的消息在各莊上傳開了：

——這就好啦！要新扒一條新沂河啦！

——十來縣人一齊動手扒！很快就扒好啦！

——這條河是一直一直的，通進東海，有四百里長，寬的地方有五里，窄的地方有三里。隨便有多少水也能淌掉哈！年頭要好啦！……

災民們聽到這個消息，像沒法醫治的病人，今天忽然請到了好醫生一樣地高興，到處互相傳說。

劉莊村是個大莊子，有三十來戶人家，莊子面朝南，張大龍的家在莊子前邊汪堖上，行政組長張二的家在莊子最東頭。

這天，張大龍帶着張二、大毛到鄉政府領回政府發的麥種。張二、劉四、大毛幾家人互助，在退去水的淤地上拉着犁，種着。

太陽晒着每個人的黑背，枯瘦的臉上淌着汗，汗珠打着脚面，落在地上，每個人在田裏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拉着犁。

已經這樣種幾年了，年年粒糧不見，連籽種都被水冲走！

張二拉着犁，對大家說：「趕快種吧，今年有巴頭啦！今年能把河扒好，還能不收嗎？麥種好，大夥全去扒河！全去……」

「對！全去！不把河扒好，今年就是餓不死，明年也保不住！」

大家都高興的表示：「是呀！要活命，只有把河扒好！」像有一件大喜事擺在各人面前似的。

幾年來，災荒就像抬不動的大石頭一樣壓在災民頭上，終天愁悶，怕餓死、凍死，現在他們高興了，像什麼人搬掉了他們頭上的大石頭。

劉莊西頭有一家地主，渾名叫王三壞，經過土地改革，像落水狗一樣，鼻孔裏順着小黃鬍子上，終天像淌煙袋油。表面看來一點威風也沒有了。

但在背後，王三壞常向翻身農民說酸腔話：「呵呵！這幾年看你們『翻身爹』都翻過身來了吧？你媽媽的！全翻到水裏去了！沒有淹死你們真算好事！……」

扒新沂河的消息傳開來沒有幾天，謠言又到處起來了：

——有水怪啦！

——有毛人啦！

——到處割少年婦女奶頭哩！

——割男小孩小鷄巴……

謠言像針一樣的刺進每個人的心裏，家家戶戶，天不黑就要關起門，堵好窗洞。膽小的人，太陽出多高才敢下地做活，太陽不落就要回家。每個人的心，就像繫在柳樹枝上那樣不安定。

老年人在背地又開始嘖咕了：「咦！世道要大亂哪？還能扒什麼河噢？燒紙多引鬼多，扒河多還不是引水多嘛？唉，此地——此地終於要成湖啦！……」

大毛的爸爸叫公事爹，五十來歲了，兩額上的鬍鬚和頭髮長連起來，被這沒吃沒穿的年頭過的，像六七十歲人樣。本來他是很健壯的，他常說：「我要有三天飽飯吃過來呀，哪我說話，走路就全不同了。」他是老一輩人當中年小的，年輕人裏邊年老的，早上沒有事到村長家來蹲蹲。

張大龍坐在鍋旁正吃飯，伸手把煙袋遞給他。公事爹蹲在鍋門口吸煙。

張大龍問：「要開始扒河啦！你不參加嗎？」

「咦！這世道，那個能離開家？走，家裏老老小小就撩掉哪？」公事爹難爲的說。

「照這樣看：民工沒法動員嘍？」

「唔？——不行，我看不行。」

「你家大毛呢？也不去嗎？」

公事爹長長的吸了一口煙，想了一會嘆口氣，說：「要能不攔我家工，就全不去……」

「你呢？你是不是願意去呢？」張大龍又問。

「我——我不去。」公事爹隨口答。

「你放心！你就是要去上工，依你這樣子，怕未必够料的哩！」張大龍有點不高興似的，轉過臉冷冷的望公事爹一眼，語氣又低低的說：「『水怪』就把你們嚇倒了，照你看新沂河沒有人去扒叻？扒不成叻？」

張大龍嘴住下來，兩眼還一直望着公事爹，把公事爹弄得一時很難爲，他一隻手端着煙袋，一隻手抓着頸上鬍子，勉強的說：「要說去，我怎又不能去嘍？我怕的就是莊上人全走，落下老老小小的，怕他們不行嘯……」

張大龍的兒子叫大虎子，才出世幾個月。張大龍老婆終天把大虎抱在懷裏不敢放下來。

張大龍晚上到鄉裏開會去了，她抱着大虎一直坐在床上不敢睡，心裏又恨：「充軍，充到什麼地方去哩！頂這會還不回來。」

鄉裏會一開完，張大龍就匆匆忙忙的回家來，走在路上心裏想着會議上討論的事情：「『毛人』、『水怪』謠言，趕快揭穿，特務破壞我們扒新沂河，破壞我們生產救災工作，想叫災區永遠是災區，想叫災民全死光！謠言不消掉，扒河民工怎麼動員？就是動員起來也不能鞏固。……」他想着、走着。

走到莊頭時，一隻小狗叫了起來。在過去好年頭，風草點動靜，只要莊頭有一隻狗叫，那全莊狗都叫起來，現在全鄉全區也找不到幾條狗了。

大虎媽倚在床上似睡非睡，忽然聽到狗叫，慌了！一手摸起擺在身邊的菜刀，一

手緊緊的攬着大虎，好像有東西要鑽進門裏，心裏惑禿惑禿的跳。稍一會聽到場上有腳步聲了。

「嗨？——不咁！」張大龍一聲喝狗聲，狗不叫了。

大虎媽心裏還是怕，直到張大龍喊門，才粗粗的鬆口氣。

張大龍剛坐上床，大虎媽氣忿忿的說：「不能早點回來！就數你膽大咧！到這晚還在外面跑。」

張大龍很平靜的說：「怕什麼的？你又被嚇睡不着是吧？你只管睡，包你不會被什麼東西吃掉。」

「是噢？我估你要說這話嘍。你就沒聽講吧？北邊有人小孩才養下幾天，大人奶頭就被割了！」大虎媽又把語氣放低低的：「你們做工作人不怕是吧？人家還說，做工作人都和水怪通氣！」

「這話你又聽哪個講的？你快告訴我。」張大龍探問。

「不要你問！我看明天白天跑跑吧！晚上就不能跑哩！要跑把大虎抱去！我不

要你問能行嘍！……」大虎媽硬起來了。

囁囁咕咕講到半夜，張大龍不但沒有講過她，反被她命令下來了。要不許他起早帶晚出去跑工作了。張大龍心裏氣得要冒火，氣的睡不着。……

早上天一亮，張大龍找張二、劉大才、大毛幾人開會，商議怎樣闢謠。

這四個人中，張大龍、張二、劉大才三個是共產黨員，大毛是青年團員。

張大龍開頭說：「大家都曉得了，特務現在造出水怪、毛人謠言，實際是想造反！想破壞我們新沂河！我們看看我們周圍變成什麼樣子了，要這樣下去怎能動員起民工？事情很清楚：特務他是想叫我們災區永遠災下去，想叫災民死光！……我們一定要很快闢破這謠言。」

張二頭一個發言說：「是的，這次謠言一定要闢掉。現在我們萬萬要考慮怎樣闢法，很糟的：是我們說的話有些人現在首先不相信，你宣傳厲害了，他反過來說幹部騙他的……」

「更笑話的：還有人說幹部和『水怪』通氣，所以幹部才不怕的。——變成幹部

越宣傳越壞……」

劉大才、張二、張大龍各人在會上都發言。奇怪，就是大毛未開口，張大龍催他：「大毛怎不則聲的？談談哈。」大毛抬起頭，像話擺在嘴邊又不肯說。

「要談就談，沒有就說沒有，怎文雅起來的？怎做起姑娘來的哈？」張二又催。

大毛楞了一會，向大家臉上望一望，好像有點畏懼，最後才慢慢吞吞的一口氣講出自己聽來的反映：——

「唔，我又聽到才造的謠言，就是王三壞女人前天在王圩村人跟前造謠說，水怪能變成人，——說他穿像幹部一樣衣裳，只要他走到你身邊，你就吃不消了，女人奶頭就要被割下來，說北邊有一女人生小孩才十幾天，這天生小孩這人從街上下來，路上遇到一個穿軍衣的，這人和她就說幾句話。這女人回到家手朝胸口一摸，奶上疼起來——一看奶頭沒有了！再看看啦，奶上貼兩張膏藥，自己一慌，伸手把膏藥一揭，隨時暈倒了，就轉眼點時間，人就死了。……」

大毛像講故事一樣，一句一句講到底，各人都靜聽着。